



一

哦,小雪。你来了,不是乘着九万里扶摇的北风,不是踏着铁马冰河的铿锵;你是一片羽毛的轻,一声叹息的柔,是时间在枯枝上凝成的一滴澄澈的泪。你从《诗经》的“雨雪霏霏”里飘来,带着征人望乡的眸子;你从唐人“晚来天欲雪”的炉火边漾开,染着绿蚁新醅酒的温润;你最终,轻轻地,轻轻地,栖在我这蒙尘的窗棂上,像一句迟到的、清凉的耳语。

看哪,天地正为你预备一场盛大的典礼。云,那古老的织机,早已停止了编织锦霞的轻狂,它敛起所有的光芒,沉郁地、庄重地,纺出一匹无始无终的素绢。风不再是那个狂放的歌者,它收紧了喉咙,变得嘶哑而低沉,只在秃枝的琴弦上,拨弄着单调却永恒的歌吟。世界屏住了呼吸。色彩的王朝覆亡了——朱萼碧瓦,坍圮成一片混沌的铅灰;绿水红蕖,被封印于记忆的琉璃匣中。万物都卸下了妆容,露出它们最本真、最瘦硬的骨格,虔诚地,等待你——那最初与最后的、温柔的加冕。

哦,你这微茫的、最初的使节。你不是雪,你是雪的序言,是冬的扉页上一行清浅的注脚。你落下来了,落下来了。落上僵直的垄沟,那大地的褶皱,便仿佛被敷上了一层清凉的药膏;落上呜咽的河脉,那失语的琴弦,便覆上了一袭薄如蝉翼的哑光之纱。你让莽莽的山峦,褪去了夏的蓊郁与秋的斑斓,只余下一抹淡到似无的、写意的影子,像宋人画卷里,那最含蓄、最辽远的留白。



许婷 摄



近年来,凡是与他初次谋面的人,大抵都会有一种不解其味的感觉。在他身上那太多的质朴、坦诚与平易,反而湮没了他作为著名艺术家的浪漫色彩。然而就是他,凭借手中一管魔笛变化万千,鬼使神差,令多少人销魂不已。他就是中国竹笛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家一级演员,曾被人们尊称为“草原笛王”的我区著名竹笛演奏家李镇。

李镇,原是山西省河曲县人氏。在他6岁时,随父走西口来到内蒙古。12岁开始学笛,从此与笛为伴,迄今已有几十年头了。这些年来,他历尽艰辛,勤学苦练,锲而不舍,广收博采,刻意求新,终于踏入了艺术的神圣殿堂,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我国当代极负盛名的笛子演奏家。

1987年10月8日,他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在首都音乐厅联合举办的独奏音乐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当时,在京的专家们认为如此以北方音乐语系为主的音乐会,还是第一次。李镇的演奏,娴熟洒脱,刚柔并济具有歌唱性的艺术风格,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构思,对民族音乐的发展作了极为有益的贡献。

由他创作并演奏的《鄂尔多斯之春天》是继火华与阿拉腾奥勒共同创作的脍炙人口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之后我区又一例被联合国收藏的艺术珍品,而成为全世界人民共享的艺术财富;是他率先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乐器巴乌演奏蒙古族乐曲而深受尊崇,扬名海外;是他发展了半音孔的演奏技艺,挖掘了笛子演奏的潜力,并找到了6音孔竹笛向超高音区扩展五度音的指法,从而使传统竹笛的可用音域达到3个8度;他曾

二

我的血脉里,也下着一场无声的小雪。它覆盖了一些喧腾的、滚烫的梦,让它们沉睡,归于静寂。我听见,历史深处,那些与你同名的时间褶皱里,有幽微的声响在共鸣。

是《礼记·月令》里,那位无名的史官,用沉稳的刀笔在竹简上刻下:“虹藏不见,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那是宇宙的律令,是自然铁一般的秩序,你,便是这秩序最温柔的执行者。

是临邛的炉边,卓文君当垆的酒肆,那一年的小雪,是否也如这般清冷?她或许刚写完“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的决绝诗句,将一片痴情与一身傲骨,并投入生命的烈焰中,燃烧出比春晖更灼目的光芒。那女儿心上的雪,是冷的,亦是无比滚烫的。

是绍兴的夜,一艘乌篷船在欸乃声中,滑过鉴湖的寒水。船中的老者,陆游,正默然对着船外微茫的夜色。他心中郁积的,是“楼船夜雪瓜洲渡”的壮怀,是“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悲慨,那是一片无法融化的、积压了六十年的风雪。而此刻,江南的小雪,轻轻地,落在湖面上,落在他花白的鬓角上,仿佛试图安抚那永不屈服的灵魂。

哦,小雪。你原是时间的尘埃,落在每一个时代的肩头,积成历史的厚度。你见证过绮梦,也掩埋过悲哭;你装点过太平,也凛冽于离乱。你无声,却是一部最浩瀚的、用寂静书写的编年史。

三

让我们走得更远些,走出这书卷的氤

氲,走向那更辽阔的、呼吸着的旷野。去听,去听那雪落下的声音里,蕴藏着大地怎样的密语。

在长白山的原始森林里,雪,是唯一的叙事者。它覆盖了黑熊蛰伏的洞穴,像一个厚实的、安全的门帘;它在紫貂与松鼠的足迹间,画下迷宫般的图案,记录着它们为生存进行的、轻巧的奔忙。一株百年的红松,将它所有的针叶都托举成盛接雪粉的玉簪,它沉默地站立,仿佛在说:“寒冷,也是一种营养。”

在青藏高原的脊线上,雪,是神灵的呼吸。它滋养着亿万方的冰川,那大地凝固的江河,是长江与黄河最初的、最纯净的源头。它落在牧人的牦牛帐篷上,落在玛尼堆的经石上,与飘荡的风马旗,与悠长的梵语,融为一体。这里的雪,不只是水的一种形态,它是一种信仰,是天地间最庄严的仪式。

四

但,小雪,我还是要赞美你。赞美你这“诗与远方”的化身。

你让我的斗室,瞬间成为宇宙的中心。火塘里,松木噼啪地响着,炸开一室温暖的芬芳。这光是内敛的,醇厚的,像一坛陈年的黄酒。窗玻璃上,水汽氤氲成一片迷蒙的江南。而窗外,是你——那无垠的、清寂的远方。这一窗之隔,便是两种哲学,两个世界。我安居于这温暖的牢笼,心却随着你,去漫游那无边的白,那绝对的静。这,不就是最奢侈的“远方”吗?而“诗”,又在哪里?它不在我的笔下,它就在你本身。

——那第一片,沾湿了卖菜老妇头巾

## 牧笛声声颂家乡

——记我国著名竹笛演奏家李镇

●郝雄宇

格与二人台音乐的成功结合。有人说,这是他在新派基础上形成了个人风格的重大突破。乐曲先以“珍珠倒卷帘”的慢板歌唱开始,逐渐引出了快板的高潮。前段吹得明亮流畅,中段慢板是以半孔指法演奏的简音做3的羽调式旋律。大弯大调,大起大落,深情悠扬,令人神往。末段再现和发展了主题。李镇在这一乐曲的演奏中,吸收和运用了左右手飞指的传统技法,形成了华彩,达到了高潮,给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帕米尔的春天》是一首演奏难度极高的笛子独奏曲。乐曲不仅为和声小调式音阶和增2度音程;而且还是7/8拍子的独特节奏,以致多少演奏者望而却步,不敢问津。但李镇却以娴熟的技艺、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准确地体现了塔吉克族音乐的风格,使乐曲充盈着特有的高原气息。乃至流传全国为亿万听众所喜爱。

一根笛子吹四个调,这是李镇在音乐界引起的又一轰动。博得了中国音乐学院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周宗汉的极高赞誉。1979年,他开始了在演奏方法上更高层次的探索。在竹笛上他破天荒地开挖了一个拇指孔,更加丰富了笛子的表现力。他在《鄂尔多斯之春天》的演奏中,便由于增加了拇指音孔,而成功地模拟了马头琴的特殊滑音的音色,取得了奇特的效果。

《走西口》的演奏,可以说是标志着李镇竹笛演奏技巧与风格的更臻完美与成熟。在“新婚”段中,李镇以轻快而富有弹性的装饰音和跳跃的吐音技巧,渲染了欢快与喜悦的气氛。“哭别”段的演奏,则引进

的雪,是诗。

——那在孩童通红的掌心里,倏忽不见的雪,是诗。

——那压弯了晚松,却让它在霜雪后愈发清甜的,是诗。

——那让一整座喧嚣的城市,忽然学会轻声说话的,是诗。

你是一种慢下来的时间,一种澄澈下来的心境。你让行走的人想起归家,让独坐的人想起故人。你让世界从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回归成一轴淡雅的水墨,或者,更进一步,回归成一张只等着第一行脚印去书写的、无字的白卷。

哦,小雪。我推开窗,伸出手去。你不再避开,而是坦然地,落在我微热的掌心。那一瞬的沁凉,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所有芜杂的思绪。你没有立刻融化,你停留了那么一刹那,让我看清了你那六角

的、精巧的、独一无二的星辰结构。旋即,你消失了。从固态的花,回归成一滴液态的、透明的记忆,渗进我的纹路里。

我于是明白,你从未试图覆盖什么,埋葬什么。你只是到来,只是呈现,只是提醒。你提醒我们万物的轮回,生命的静默,历史的幽深,与远方的召唤。你以你的短暂与易逝,教我们何为永恒;你以你的纯净与清冷,教我们何为内心的温热。

哦,小雪。你这温柔的、凛冽的、古老的、清新的过客。你这大地的诗篇,天空的哲思,落在我心上的一场,永不停歇的、白色的雪。

久居外地,适逢雨季,望着窗外连绵不绝的雨幕,记忆如潮,悄然倒流——我忽然想起了故乡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茶坊河。

茶坊河古称白渠水,是和林格爾县境内的一条历史悠久的河流,发源于摩天岭东麓的炕板申、浑津沟村,流经黑老窑盆地,穿越茶坊沟,西北过土默川后汇入大黑河并注入黄河。其上游右岸有西汉武进县遗址(今黑老夭乡古城窑村),见证了该地区作为中原与塞外交界地带的历史地位。茶坊河在历史上曾是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是连接杀虎口与归化城的重要通道。河畔的茶坊庙曾为路人提供休息,茶坊河因此得名。至今,河岸石壁上仍保留着乾隆十二年(1748年)的石刻铭文,记载了董其昌捐资修路的实史。

我就出生在茶坊河上游左岸一个叫作府平的小村子里,与对岸的古城窑村隔河相望。茶坊河就像家乡大地的血脉,蜿蜒绕村而过,不仅赐予村民无尽的宝藏,也是我童年的游乐场。春来,茶坊河解冻开河,河水欢快地流淌着,并不断溢出两岸,滋润着河滩的湿地,于是草木抽青,绿浮春野,不久田地里便不苗青青;夏临,茶坊河景色生动,蛙鸣蝉噪,岸柳轻拂,溪流、野鸟、农事活动构成了一幅田园画卷。在似火骄阳的暴晒下,在水清见底的回水湾,我们摸小鱼、打水漂、玩泥巴、学狗刨,笑声随波荡漾;秋高气爽,河畔的草地逐渐褪去了夏日的葱郁,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草丛中的蚂蚱和蝈蝈,依然在欢快地歌唱,似乎想用它们的歌声留住这即将逝去的美好。河岸两旁,金黄的庄稼摇曳生姿,为大地织就了一件璀璨的金色锦裳;寒冬腊月,茶坊河封冻了,静静地躺在村边,循河望去,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飘向遥远的地方。河面结冰后,光滑如镜,小伙伴们在冰面上溜冰车、打冰滑、打冰冰,嬉戏追逐,欢声笑语。河堤上视野开阔,村庄与农田尽收眼底,寒风中的杨柳与远山构成亲切的背景。就是这样一条简约平常奔流不息的小河,它给村庄带来了灵气,也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它弹着琴弦唱着歌儿,陪伴我度过了那些无忧无虑的难忘时光。

作为农家子弟,与小河一同难忘的还有小河岸边的河湾农田。河水从南流经村前甩出一个几字弯,湾里淤积成一大片湿地,村民称之为“大地湾”。河水流经村后又一次拐弯,湾里又一次被冲刷成一大片湿地,村民称之为“柳湾”。村东河畔则是广阔的河滩地,大部分已经开辟成农田,但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寸草滩,村民在此放养牲口。仰仗着这湾河水的滋养,父辈们曾在这里的湾地上种植过萝卜、圆菜、大豆、莜麦;借助着这湾河水的汇聚,村民们曾在这里的河堤边建起过水车、扬水站,使得两岸高地的农田一度得到灌溉。然而,风水总是轮流转,平静的小河也有暴怒的时候。犹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某个夏秋季节,连日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突涨。眼见得上游洪峰奔涌而下,继而漫过堤岸,冲垮石笼,吞噬田地,整个村边河滩地都浸在一片汪洋之中。雨停后,我们和村民站在河岸高地上,看到陡然增宽的河床内浊浪滔天,听见惊涛拍岸时的水声轰鸣,直觉得惊心动魄。惶恐中,有人发现在洪流中不时有一些农具、家具甚至是粮袋在翻滚,被冲上岸边的则被大人们打捞起来。人们猜测可能是上游的村子被山水洗劫了,果不其然,日后,便有古城窑村前沟村民循着河畔,一边寻找着自家被洪水刮走的失物,一边向沿河村庄打探着谁家打捞回了失物以便认领回去。当村民闻听来人讲述当时洪水漫入院落侵入家门把家里的轻便物件尽数卷走,家园一片狼藉,柴垛漂走,菜园尽毁,村中老屋塌了半边,都心有余悸。于是各家纷纷将所捞取物品拿出归还失主,并好言相劝对方要重拾信心重建家园……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山亲水近,邻里乡村,在突如其来的自然威慑面前,人的渺小与脆弱总是被瞬间放大,但与此同时,人性中最珍贵的坚韧与团结也会迸发出超越灾难的力量。我想,当洪水退去,炊烟再起时,他们的每一顿饭简单的饭菜也许会感觉格外的香甜吧。

长大了,为求学,为谋生,我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茶坊河。此后,我远走他乡,也曾见识过许多大江大河,或是汹涌澎湃,或是平缓水平,各有特色,千姿百态。但我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忘不了铭刻在我心中那条温馨的、毓秀的故乡茶坊河。多少年后,在城镇的街头,偶遇村里一老家兄长,欣喜之余忍不住又询问起村边那条小河,听闻介绍说,茶坊河早已不复往日气象。下游已经断流,村前的小河也是时断时续,偶有细流,也是雨季勉强续命。河床裸露,杂草丛生,昔日滔滔,今成荒滩。随着村民的大量外流,屈指可数的留守老人无力耕作,就连昔日河边的那些河湾地也撂荒多年,任由各种野草漫长,偶或有人在此放羊。但这已远不是我想象中的田园牧歌的生活方式,也远不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更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与美感。

如今,离开家乡一晃近四十年了,虽说口音未改,但鬓毛已衰。深秋时节,因家族事务,我又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车从南天门脚下沿着茶坊河畔逆流而行,我惊喜地发现了那条我曾魂牵梦绕的小河,尽管河道狭长,但依然流水潺潺,在秋日的映照下,蜿蜒曲折,明灭可见。回到村里,稍有空隙,我便迫不及待地步行到村前河岸高地向东眺望,但见空旷坦荡的河湾地里已经没有了前些年

的荒草野径,有的是洪水淤积过的豆类作物依稀可辨。据堂弟介绍说,今年春季,有一种植承包商与村民签订合同,承包了村里几近荒废的河湾地,并进行了统一平整修复,全部种植了红芸豆。孰料,天有不测风云,连绵的夏秋大雨以及山洪暴发竟把长势良好的豆苗洗劫一空,眼看到手的大好收成毁于一旦。此情此景,令人痛惜!但这是否也是在警示我们,自然从未无端发怒,人们曾向河流要水、要地、要便利,却忘了敬畏与回馈。城镇的扩张,森林的锐减,水土的流失,河段的截取……当灾难重来,我们才惊觉: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共生的一环。

“魂兮招未至,踟蹰小河边。”流淌在村边的这条茶坊河啊,你曾以温柔滋养我童年,也以狂暴警示我成长。不管它是否面临干枯,却在我心中奔流不息。眼下虽说已是秋冬之交,脚下依然有青草摇曳,我还是感觉到暖意。这暖意是从逝去了而深印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来的,是从祖先父辈的根脉上来的,是从弥漫在山水人家间的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和庇荫而来。

## 故乡的茶坊河

·王利君